

千金难买“我愿意”： 新职业层出不穷 新选择五花八门



时间若倒回到8年前,85后海归何绮琪及其男友张天航当时所从事的工作在很多人眼中根本不存在——宠物摄影。有人找上门想拍人像,“对不起,我们不拍”。

这份工作从最初的兼职到全职,再到两人开起两家宠物摄影夫妻店,正逐渐成为人所知晓、所接纳。如今两人的店已有不少90后专职宠物摄影师加入,张天航已“荣升”店里的摄影总监,拍摄订单排到了明年5月。

当然,不仅有宠物摄影师,眼下冒出的“新职业”可以说五花八门:汉服造型师、密室逃脱剧本设计师、轰趴管家、电竞顾问、收纳师、宠物托管师等。有的是上门给顾客收纳衣物、喂养猫咪,有的是“人在家中坐,脑洞密室里开”,还有的负责帮顾客进行汉服装扮,让顾客玩嗨……或是新兴的就业形态,或是在原有职业的内涵上进行了新拓展,这些新职业已成为不少大学生的“新宠”。

据近日21世纪经济研究院、智联招聘与美团点评发布的《2019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80后90后成新职业从业者主力军,占比超90%,其中95后占比超22%;此外,约35%、33%的新职业从业者分别为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不走寻常路的他们,正以崭新的就业姿态,诠释着自己不设限的人生。

◆有的因热爱,有的看行业

回国做宠物摄影师,这是何绮琪、张天航二人在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有的打算。“当时在英国,宠物摄影已经很普遍,国内还没听说过有谁专门在做。”何绮琪说,恰好自己学的是视觉设计专业,张天航主修犬类摄影,这对喜欢动物的情侣在2011年毕业回国时“雄心勃勃”,想要在宠物摄影领域闯出一片新天地。

很快,他们就被各自的家人浇了一盆冷水,“宠物摄影能有什么奔头?不就是给狗拍照”“这算什么工作”“不如考公务员”……无奈之下,二人分别在北京找了份“正经”的工作:一个在外企搞设计,一个去广告公司做摄影师。

“工作得不开心,他常常往某个桥上一站一拍就是一天,但总觉得什么都没干。我也是。”何绮琪告诉记者,两人因此决定兼职去做宠物摄影,最初在某购物网站上发布活动,从免费给宠物拍照做起。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找过来,两人仅仅做兼职已经忙不过来了。结果,试用期还没过,他们就都辞了职,开始全职做宠物摄影:一个主要负责拍摄,一个主要做“宠物引导师”兼修图。

何绮琪笑说,“宠物引导师也算我们发明的新岗位,因为给狗拍照和给人拍照不一样,需要懂宠物的人去引导宠物配合拍摄。”辞职后两人都像换了个人似的,跑到国内不少地方去拍摄,不仅拍宠物狗,也免费拍流浪狗,“很忙,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真的很开心”。如今,已有3万多只狗在他们的镜头下留下印记。

按照爱好来选职业,这也正如去年从北京农学院毕业的95后左佳裔所说,“千金难买‘我愿意’”。原本园林设计专业的他,在毕业求职时压根儿就没考虑要跟专业相关,因为“当时只是分数受限才选的专业,并非感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游戏,比如线下游戏密室逃脱,乐此不疲。最后,他找了份密室逃脱主题设计的工作,“就是负责怎么让顾客进入游戏状态,玩开心”。

而某沉浸式实景密室创始人赵鹏可以说“更会玩”。201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毕业后,和很多同学一样,他选择在一家大型企业从事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但玩过几次密室逃脱后,他打起了实景游戏创业的主意,并于2017年转行做起了密室逃脱店老板兼密室逃脱剧本设计师。

不过和左佳裔等纯粹根据兴趣择业不同,赵鹏选择密室逃脱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他看准的是线下沉浸式实景游戏这一新兴行业的市场潜力,“线下游戏和线上相比,沉浸度特别高且社交属性强,很符合年轻人的娱乐趋势。而且我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来进行剧本设计、运营实体店,所以何不试试吧?”

◆跨界探索,更自由也更自立

密室逃脱设计师这一职业,在赵鹏看来,和传统文学创作有些类似,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让顾客走进密室就像打开了一本书,而自己便是“书中人”。

这最初对于理工科出身的赵鹏来说,并不是件易事。他调研了几家北京密室逃脱店,想做出些与众不同的设计,又从悬疑小说、爱情电影、战争故事中找灵感,写出了第一个悬疑剧本。“刚开始,只写了几千字的主线故事,就开始一边布置实景场地,一边创作具体剧情,写完得有10万字。”赵鹏比划了一下,剧本草稿约有3厘米厚。

如果说剧本创作尚有迹可循,而如何在几间密室中创造出沉浸式的实景体验对赵鹏以及很多从业者来说,是一次新的探索。因为和文学创作不同,密室逃脱剧情设计要在有限的空间、角色中实现,需要根据实景场地来规划场地空间和玩家动线,还要撰写文案和谜题,和工程施工方对接密室中涉及的机关需求等。

在设计前期,赵鹏自己找视觉参考,还手绘了部分示意图,因为语言很难充分描绘设计思路;游戏中所有机关特效的控制系统,也由他敲代码敲出来的;还要现场盯着场地施工,“处处都要注意,比如说场景是否贴合剧情设定?机关的固定方式是否牢固,会不会被玩家一拽就坏?”现在的赵鹏几乎没了休息日,“现在完全靠自己去摸索”。

当然,也没人教90后王十音怎么做“网红”,更具体来讲,是B站UP主。从去年开始,王十音在男朋友的“怂恿”下开始在B站发布视频,无论是视频内容还是发布频次都不固定,但她发现一个规律,自己发布的与汉服相关的视频都比较火,于是她的视频渐渐变为以汉服造型为主。随着粉丝越来越多,今年3月,王十音从一家知名游戏企业辞职,做起了专职UP主。

“以前做兼职,心态很放松;现在做专职,已不仅是爱好,更是自己的一份事业,想认真地经营。”在王十音看来,汉服造型和UP主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并没固定的发展模式或路径。于是她通过观察、琢磨其他人的视频,来推敲视频构思和剪辑包装,思考未来的市场发展方向,正如王十音所说,“这会让你更主动、更自觉地去学习、尝试”。

在王十音的衣柜里,至少有100多套汉服。吃饭也好走路也好,她都会不自觉地开始构思当天的汉服造型及视频形式,还要想着怎么拉赞助、进行广告推广等。至于未来,王十音告诉记者,“汉服这一主题可能会变,但不变的是自己会一直做下去,做到市场不再需要我的那天为止”。

◆心态更开放,就业更灵活

《报告》显示,随着生活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加之新职业时间自由、收入高、灵活度大等因素,一批高学历人才也积极投身新职业。其中,约三成新职业从业者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比2018年,这一比例提升了2.11%。

比如在何绮琪的宠物摄影店里,7位宠物摄影师中有5位是本科学历,1位是研究生毕业。“他们来做宠物摄影绝大多数是因为喜欢动物,也喜欢摄影,有的甚至会自费从北京开车到杭州去拍摄。”何绮琪告诉记者,她在招聘员工时首先要看应聘者是否真的热爱动物,摄影技术的高低尚在其次。

在江南大学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戴云看来,之所以更多高学历人才选择新职业,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发展催生了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观念更加多元、开放,“他们更注重遵从自己的内心,从自己的兴趣出发,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非仅仅的物质满足,而同时家长给他们的自由度也很高”。

这在江南大学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去向中也有所反映。据戴云介绍,今年毕业生中的灵活就业人数为128人,占比2.57%,“比如有有的选择去做插画师、文创产品设计师,有的选择做自由撰稿人,有的选择写网络小说等”。做宠物摄影的何绮琪、张天航便是从该校设计学院本科毕业。其中,选择灵活就业的毕业生大多来自人文社科类院系,来自理工科学院要相对少很多,“一般来讲,人文社科院系学生更偏向自由灵活的创意类或服务类工作,也更和新职业相契合”。

戴云认为,“无论是传统职业还是新职业,只要学生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并且能发挥自己的专长自食其力,又能服务他人,为社会创造价值,也是会让大家尊重的。”正如赵鹏所说,“传统职业和新职业本质上都是如何做好一个产品、一件事,更好地满足公众各种各样的需求,服务于社会的发展”。

《报告》调查数据显示,55%新职业从业者月收入高于5000元。具体来看,5.6%的新职业从业者的月收入达2.5万元以上,6.1%的新职业从业者的月收入为1.5万-2.5万元(含),12.8%的新职业从业者的月收入为1万-1.5万元(含)。他们有的不仅能够自力更生,还带动更多人就业,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让戴云担心的是,有些毕业生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或者盲目选择或者一味逃避。此次《报告》的调查数据也显示,超六成入行3年以下的新职业从业者“对未来发展到迷茫”。但这一比例在入行3年以上的新职业从业者中大幅下降至14.4%。

“如果刚毕业时想不清楚也没关系,迷茫是这阶段学生的共同特点,首先在心态上要坦诚面对这一特点。此外,在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时,那就先干起来,要尝试、实践,而非一味逃避。”戴云建议,这种尝试、探索最好能在大学期间完成,这样更能节约学生的试错成本,“大学绝不仅是在课堂上学知识,还要多参与社会实践,探索外部职业世界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不断认识自己”。

(据《中国青年报》)